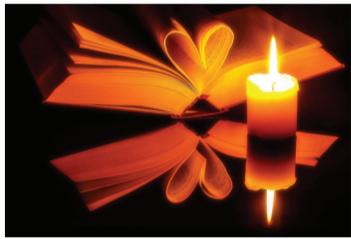
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烛暖岁月

李娟



小时候,蜡烛是我家常备的日用品。冬天风雪大、气温低,有时候,霜冻天气会影响日常供电的输送。意外停电时,晚上的照明全靠烛光。记得那时,母亲总会在抽屉里存把蜡烛,以备不时之需。

“啊,停电啦,好黑。”遇到突然停电的时候,我和妹妹几乎同时喊出口。母亲听到惊叫声,急忙安慰道:“别怕,我去点蜡烛。”然后摸黑去翻腾抽屉。听到“咔嚓”一声,一簇亮眼的火苗跳了出来,满屋便洒满了橘红色的烛光。

烛光下,我们吃着母亲炖的砂锅,掰着手指细数缕缕热气。妹妹见总也数不清,索性双手围成个圆圈,小心地捧在蜡烛周围。于是,那些热气瞬间便消失不见了。妹妹昂起头炫耀:“看我厉害吧。”我气不过,急忙大喊:“有本事别捂住呀。”“我就捂……”妹妹不依不饶。母亲见状,生怕我们俩闹矛盾,赶紧柔声劝和:“好啦,赶紧吃饭,吃完写作业去。”我们俩相互吐了个鬼脸,这才罢休,继续吃饭。

除了采光,蜡烛还是我们的“玩具”。假装写作业时,我和妹妹悄悄把原本立着的蜡烛倒过来,任由蜡烛油流淌在桌子上。刚滴落的烛油软乎乎的,可以捏出各种造型,而我最爱的,是捏成朵朵梅花。院子里捡根枯枝,把那些花瓣粘在枝梢,便成了鲜活的“一枝梅”。插在绿色啤酒瓶里,煞是好看,能一直“盛开”到年关呢。

我最爱的是落雪天,因为可以玩“雪打灯”。父亲手巧,准备几根铁丝、胶水、高

梁秆、红纸、图钉和蜡烛,眨眼间便能扎成两个灯笼。灯笼底部固定半截蜡烛,点燃后,红彤彤、亮闪闪的模样透出一股喜气。

灯笼定型后,我和妹妹兴奋地提着它们在,银装素裹的雪地里撒起欢,边跑边喊乡下流传颇久的古语:“冬天雪打灯,来年好收成……”温暖的烛光透过薄纸,映红了雪白的山野,也照亮了农人心底的盼头。

初中时,蜡烛还是我读书的伙伴。总觉得清晨记性好,每天早上教学楼还未通电时,我便已赶到教室。摊开书本,点上一根蜡烛,便开启宝贵的晨读时光。红色烛光落在书页上,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于是,我背诵得格外快、格外准。

那个年代,蜡烛还守望着乡下人家的悲欢离合。不管是喜庆红事,还是哀伤白事,都缺不得几把蜡烛。谁家娶新媳妇,定会点起喜庆的红烛,跳跃的火苗象征新人未来的日子红红火火。哪家老人去世,也会燃起几根白烛,烛台堆积成山的烛油,像极了亲人的泪珠,寄托着无限的哀思。而那风中摇曳的烛光,又像是诉说着“逝者安息,生者坚强”的古老道理,安慰并鼓励着悲痛的人们。

如今,城市的街巷灯火通明,乡下常用的蜡烛鲜少再见,就连超市也难觅踪影。很多时候,望着窗外霓虹闪烁,总会想起儿时的烛光。尽管岁月流转,那簇橘红色的烛光,却始终弥漫在记忆深处,每当想起时,总有温柔暖意流淌在心田……



石磨转年

王晗

返乡祭祖时,老院墙角的石磨忽然撞入眼帘。青灰的磨盘爬满青苔,磨眼周围的凹槽仍留着谷粒划过的痕迹,推磨的木柄裹着层深褐的包浆,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

记忆中,爷爷光着膀子推磨,磨盘转动的节奏均匀有力,奶奶则蹲在磨眼旁,一手捧着玉米,一手缓缓往磨眼里添料。我还记得爷爷当时说的话,添料要匀,就像过日子要稳,多了卡磨,少了空转。我总在一旁蹦蹦跳跳地喊加油,爷爷就会放慢脚步,让我攥着木柄的末端跟着推,石磨的重量压得我胳膊发酸,却舍不得松开,磨盘转动时,金黄的玉米面顺着磨缝簌簌落下,那是年的味道。

磨面最忌心急。有次我嫌爷爷推得慢,抢过木柄使劲猛推,结果磨眼被玉米堵得严严实实,磨盘也卡得动弹不得。爷爷没骂我,只是用小棍慢慢清理磨眼,他说石磨有石磨的性子,你急它不急,得顺着它的节奏来。他重新扶着木柄,脚步迈得又稳又沉,那天的玉米面磨得格外细,蒸出的窝头甜丝丝的,我嚼着窝头,忽然懂了爷爷的话。

石磨也藏着邻里情。那时村里没粉碎机,也不是每家都有石磨,每到磨面季,邻居们就提着粮袋来排队。爷爷总让人先磨,自己则帮着添料、收面。有次王婶家的孩子发高烧,爷爷连夜帮她家磨完小麦,又背着孩子去镇卫生院。回来时天已破晓,石磨还在院里静静立着,磨盘上的面粉结了层薄霜。奶奶叹着气擦磨盘,爷爷却说:“石磨是死的,人心是活的,帮人一把,心里暖。”

后来村里通了电,粉碎机取代了石磨,爷爷却总在闲时擦拭它,磨盘的青苔刮了又长,他就一遍遍清理。他说石磨转了一辈子,磨的是粮,也是心。慢些走,才不会丢了本分。如今我握着冰冷的磨柄,仿佛还能感受到爷爷掌心的温度,石磨的“咕噜”声里,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。

夕阳西沉,我把磨盘上的青苔轻轻刮去,露出青灰的石质。堂弟说要把石磨改成花架,我却摇了摇头。就让它立在这里吧,立在梧桐树下,立在岁月里。这盘老石磨,转过年轮,转过人世,磨过粗粮,也磨过人心。

晨光刚漫过窗台,李姐就被窗台上那盆茉莉的香气唤醒。她翻了个身,没有了往日清晨的慌张,不用赶七点的公交,不用掐着点打卡,连手机都还安静地躺在床上。窗外的麻雀在老槐树上叽叽喳喳,她摸了摸枕边老伴温热的手背,忽然笑出了声,这便是退休后最踏实的第一个欢喜。

从前总说“等有空了就好做饭”,如今“有空”成了日常。李姐慢悠悠地起身,穿上软底的棉布拖鞋,走进厨房。米缸里是前几天刚买的五常大米,她抓了两把放进砂锅,加足水浸泡着。打开冰箱,有儿子周末送来的土鸡蛋,还有老伴早市捎回的小番茄,红得像一颗颗小灯笼。她想起上班时,早餐总是路边摊的豆浆油条,或是匆匆咬两口面包就赶去开会,哪有这般心思琢磨一碗粥的软糯。

砂锅在煤气灶上咕嘟着,她转身去侍弄阳台的花草。退休前,这些花花草草全靠邻居帮忙照看,如今它们成了她的“老伙计”。茉莉刚谢了一轮,新的花苞正鼓着劲儿;绿萝的藤蔓垂到了地面,她找了根竹竿给它搭架子;最调皮的是那盆多肉,悄悄从花盆边缘冒了好几棵小芽。她用喷壶细细喷水,水珠挂在叶片上,折射着晨光,亮闪闪的。这是属于她的小天地,每一片新叶舒展,都是看得见的欢喜。

老伴晨练回来时,粥已经熬得浓稠,鸡蛋煎得金黄。两人坐在餐桌旁,没有了往日的匆忙,慢慢聊着天。老伴说今早遇见了老同事老张,聊起从前单位的趣事,笑得直拍桌子。李姐给老伴盛了碗粥,加了勺他爱吃的咸菜,“你看你,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都堆成花了。”老伴嘿嘿一笑,“这不是开心嘛,从前哪有功夫跟老伙计唠这么久。”

上午的时光交给了社区的书法班。李姐从前在单位是做财务的,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,如今拿起毛笔,手腕都有些发僵。但老师耐心,同学热情,谁有不懂的地方都互相请教。她握着毛笔,蘸了浓墨,在宣纸上慢慢写下“宁静致远”四个字。虽然笔画还有些生涩,但看着墨汁在纸上晕开的痕迹,心里竟有说不出的畅快。下课的时候,班长递给她一张剪纸,是她昨天随口说喜欢的牡丹图案,“我孙女教我的,给你

留了一张。”指尖触到剪纸的纹路,暖融融的欢喜从心底漫开来。

午后的阳光正好,李姐坐在客厅的藤椅上,翻起了年轻时的相册。里面有她刚参加工作时的黑白照片,梳着齐耳短发,眼神里满是青涩;有和老伴结婚时的合影,她穿着红色的连衣裙,笑得一脸娇羞;还有儿子从小到大的照片,从蹒跚学步的婴儿,到西装革履的青年。正看着,手机响了,是儿子发来的视频。屏幕里,小孙子举着刚画的画,奶声奶气地喊“奶奶”,画纸上歪歪扭扭的一家,红色的太阳挂在头顶。李姐笑着擦了擦眼角,“晚上奶奶给你做红烧肉。”挂了视频,阳光透过纱窗落在相册上,连时光都变得温柔起来。

傍晚时分,她和老伴去小区旁的公园散步。公园里热闹极了,有跳广场舞的阿姨,有打太极的老人,还有追着泡泡跑的孩子。他们找了个长椅坐下,看着夕阳慢慢沉下去,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。老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,剥了糖纸递给她,“还记得吗?年轻时你最爱吃这个。”李姐含着糖,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散开,和年轻时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她挽着老伴的胳膊,“以后每天都来这儿看夕阳好不好?”老伴点点头,“好,天天都来。”

回到家,厨房里飘着红烧肉的香味。儿子一家已经到了,小孙子扑进她怀里,把一颗刚摘的小草莓塞进她嘴里。饭桌上,大家聊着家常,小孙子叽叽喳喳地讲着幼儿园的趣事,儿子说工作上的好消息,老伴给她夹了一块软烂的红烧肉。灯光温暖,饭菜香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连空气里都充满了欢喜的味道。

睡前,李姐在日记本上写下:“今天有茉莉的香,米粥的暖,书法的趣,孙子的笑。退休后的日子,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,却满是细碎的欢喜。”她合上日记本,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落在床头的茉莉花上。

原来,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,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。那些从前被工作挤占的时光,如今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小欢喜。就像散落的星星,看似微小,聚在一起却能照亮整个夜空。这些缤纷的小欢喜,拼凑出了最温暖、最踏实的退休生活,也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都闪闪发光。

退休后的缤纷小欢喜

卜庆萍

